# 考信錄

考古續說目錄

卷一



卷二

# 考古續說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著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節錄昌黎韓子論道數則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

宜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
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
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
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
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
爭食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
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

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
長原道
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
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
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
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
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
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

泯也與孟尚書書

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送浮屠文暢序

按道統即治法也治法即道統也聖人之道非徒自治其

身而已必將上體天心而使天下民物皆得其所也故言道統者必始於堯舜而後繼以湯文迨於孔子孟子末章言之明矣但孔子不得位不能紹堯舜之盛治故不得已而傳詩書修春秋發明堯舜之道以教授諸弟子而使不墜於地故凡孔子所言之理即堯舜所行之事非有二也是以韓子論道必自堯舜推而下之而謂周公孔子之所書於冊者即堯舜之道後人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則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大壞誠深明乎聖道之本原也乃近世

儒者但知宗孔子而不知述堯舜但知談理而多略於論事以致唐虞三代之事多失其眞甚至異端迭起各尊其始爲教之人而視堯舜若粃糠然嗚乎使自古無堯舜人何以自異於禽獸如之何其可以忘所本也故今於考信錄成之後以韓子之論冠續說之始學者觀之其尚知所本乎

前人舊說八則

考信錄成之後暇中觀前人書往往有辨古事之是非古書之眞僞與錄中所言互相發明者旣未及采入錄中且多泛論古書亦難專係之於一代故並編之於續說中以爲學人考古之一助云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卨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說

者又曰禹卨遂生闓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赧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讖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媼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坼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闓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

復育也闓背而出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兔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以禹母嚥燕卵與兔吮毫同實也禹禼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闓背夫如是闓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爲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閻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爲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爲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爲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

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爲貴則物賤矣今
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王充論衡
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
覆之又甘茂謂蘇氏曰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日無以買燭
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游
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
爲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爲指實何
其妄哉此處刪數句復有懷嬴失節目爲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

仙立言如是豈顧邱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 劉知幾史通

自戰國以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屈原離騷詞稱遇漁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爲逸事編諸史籍疑悞後學不其甚耶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贊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覩於岩畔撰魏史者亦宜編爲實錄矣稽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詞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爲實錄斯已謬

矣況此二漁父者蔽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輙併之爲一豈非惑哉茍如是則蘇代所言雙禽蚌鷸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褕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未學也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詞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茍以此爲實則其流甚多至如蛙鱉競長蚿蛇相憐鸞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怪並可引爲眞事矣同上

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

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
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
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
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諡灋等
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
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
繫又有紀年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
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

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

黄長睿校定師春書序

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劍名斬之以黃鉞縣諸大白商二女既縊又射之三發

擊之以輕呂斬之以元鉞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於周以三首先馘入燎於周廟又用紂於南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必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爲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註家亦云武王

以不殺爲仁無緣所誠如此葢大言也　洪景盧容齋題跋

劉向敘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莒本字多脫誤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類者多余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序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羣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豔悉可稽考覩向爲有間矣髙氏子略曰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

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爲天下奇書予惑焉每讀此書見其叢脞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沮有不可得而辯者況於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考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柳子厚嘗謂國語其閎深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概於聖余懼世之

學者惑其文采而淪於是非作非國語昔讀是書殊以予厚言之或過反覆戰國策而後三歎非國語之作其用意切且深也予遂効此盡取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叢正之名曰戰國策戰同上

今夫子廟庭中有壇石刻曰杏壇闕里志杏壇在殿前夫子舊居非也杏壇之名出自莊子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

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又曰客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司馬彪云緇帷黑林名也杏壇澤中高處也莊子書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漁父不必有其人杏壇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葦間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魯國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壇乃宋乾興間四十五代孫道輔增修祖廟移大殿於後因以講堂舊基甃石爲壇

環植以杏取杏壇之名名之耳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經書孔邱卒世本左邱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倉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内并厠豨黥韓覆

時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於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顏氏家訓

附宋葉大慶攷古質疑二則

大慶觀孔叢子詰墨篇曰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聖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

聘如荊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一年然後作亂在哀公十六年秋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毁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原註以上乃孔叢子所載孔鮒詰墨之詞大慶謂戰國之世諸子橫議如墨子假託晏子之言以毁聖人子魚以年世辨之則墨子之妄固可見矣大慶又攷之魯定公十年孔子相夾谷之會史記于齊世家載夾谷之會云是歲晏嬰卒然則白公之亂嬰死已二十二年矣左傳齊

景公薨于魯哀公之五年是時景公亦死十年矣是知孔子非特無是事而景公晏子亦無是問答皆墨子鑿空造謗宜乎孟軻闢之以禽獸

按白公之亂在孔子卒後佛肸之畔亦在孔子卒後既可以白公事誣聖人亦即可以佛肸事誣聖人其理一也蔡畏楚偪遷於州來楚取蔡故地使葉公鎮之孔子嘗至其地故論語載有與葉公問答之語乃蔡故國楚邊境非楚國中也（事詳洙泗考信錄中）孔子何由得與白公石乞相見皆緣戰

國之世楊墨盛行多誣聖人以自伸其說後人不加細考往往信以爲實弗擾佛肸之召亦如是耳惜乎昔人之辨之未及於是也

說苑曰趙襄子見圍于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惟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原註見第六復恩篇

周敬王四十一年也後一年而元王立九年而貞定王立至十六年時孔子卒已二十六年此謂趙襄子善賞士爲仲尼之言攷其年歲先後則知其誤也

按晉陽之圍在孔子卒後二十六年佛肸之畔在孔子卒後五年旣可以晉陽之圍爲孔子時事復何怪於以佛肸之畔爲孔子時事乎葉氏所辨說苑之誤凡十事其一言晏子使吳吳王曰夫差請見葉氏駁之以爲晏子卒於定之十年夫差立於定之十四年夫差立而晏子已卒四年

矣其一言晉人已勝智伯明年闔廬入郢葉氏駁之以爲
智伯之亡在春秋後二十七年闔廬入郢在定公四年智
伯亡而吳滅已久矣其餘六事所駁年世不符約皆類此
劉向生於西漢之季距春秋時數百餘年何由知之其皆
本於戰國時書明甚然則戰國人之所述尚可信乎大抵
戰國之人惟欲快其口舌亡而爲有原不計其年世之符
與否漢儒誤信而誤載之者多耳葉氏之論可謂大有功
於古人獨是弗擾佛肸之事前人罕有言其誣者殊不可

解并以其在論語中邪不知論語亦有後人之所增入齊
魯篇章多寡互異其明驗也不幸遇一張禹采而合之後
人奉爲著蔡以致古本盡亡詳見論語源流考中安得以其在論語
中遂不辨其是非盡從而信之也

# 襯書餘論七則

前提要中統論考古得失有未盡者往往續有所論補錄於此

吾儕日讀書不多亦未嘗深思博考每見人有據尚書僞孔傳及世所傳詩序以駁宋儒謂其師心自是者余心以爲魏晉以後人尚詞章不重經學先漢名儒之說失傳者多故後人不之見以致此耳近始知其不然經學之荒非不重經學之故乃重經學之所致也何者隋唐之際人未嘗重經學然

駱賓王討武氏檄文云公等或居漢地或協周親是其於周親二語仍用漢孔氏論語注不用尚書僞孔傳之說也李華弔古戰場文云周逐獫狁至於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是其於出車一詩猶用漢班固馬融舊解不用衛宏詩序之說也葢唐自中葉以前士大夫尚知學古雖不深通經義然往往有沿用先漢名儒之說而未改者又其時以進士爲重庸劣者乃赴明經科以故僞傳衛序不甚行於當時天寶以後士習日卑人惟知重富貴重富貴則不得不取科第取科第

則不得不趨風氣由是雖進士亦不復學古況於明經更不待言惟遵功令習孔穎達之五經疏（僞傳衛序皆穎達五經疏內之文）先漢名儒之說遂無復有寓目者矣至於有宋雖知崇重經學然沿唐末五代之習已久師弟子相授受皆視僞傳衛序若天柱地維之不可移易者雖有一二名儒駁其舛謬然沿其舊說者尚多而世且有以駁之爲非者欲求如駱賓王李華者不可多得矣尤可異者鄭樵之駁衛序亦尋常事而陳振孫馬端臨極力排之若斷不可容於世者豈非少而習之其心

安焉遂以爲固然哉甚矣科第之能變人心而晦聖道也嗟夫唐太宗以明經設科取士誠欲士之通經學古也而經義反以之而晦古學反以之而衰此豈當日之所料及者哉其亦可嘆矣夫

嶺表錄異云兩頭蛇嶺外多此類一頭有口眼一頭似蛇而無口眼云兩頭俱能進退謬也昔孫叔敖見之不祥乃殺而埋之南人見之爲常其禍安在哉觀其所言仍係一頭蛇耳尾端並無口眼豈得謂之兩頭松江丁先生諱𡎺夏言館遺署

時有一僮見兩頭蛇不知爲不祥也持之徧以示人至書室丁先生見之令速將出其蛇兩頭皆在一端相並而生其後月餘僮死豈見之果不祥邪抑偶然邪蓋此蛇乃戾氣所感蛇中之妖非別有此一種蛇生生不已者故人以見之者爲不祥嶺外所謂兩頭蛇者乃蛇中之一種亦何足怪而以爲不祥乎蓋嶺外人聞有兩頭蛇之名見此蛇尾形似頭遂妄以呼之耳猶鄉中之人呼臘梅爲梅花晚粧爲茉藜苦瓜爲茘枝也使嘗見兩頭蛇則知嶺外之蛇非孫叔所見矣唐人

諺云凌樹稼達官怕近世說者亦有以爲卽春秋所書之雨木冰者然雨木冰余嘗見之雨着於樹水皆凝而爲冰如衣然如甲然與樹稼絕不類樹稼乃霧所凝河北常有之使嘗見雨木冰則知樹稼非春秋所書矣由是言之天下之本不相涉而誤以爲一者豈可勝道哉此目前之物猶如是況乎唐虞三代之事無由目覩者乎故炎帝也而以爲神農太皡也而以爲包義重也而以爲羲黎也而以爲和庭堅也而以爲臯陶伯翳也而以爲益阿衡也而以爲伊尹南宮敬叔也

而以爲南容但據後人之訓詁遂不復考前人之記載復何
怪夫以一頭蛇爲兩頭蛇而以樹稼爲木冰也
昔有以知文名者或取徐渭文僞稱唐順之作以示之卽書
其尾云非荆川不能爲此文荆川順之號也小說載有馬坐
者以其詩示人人咸笑之乃假扶乩稱康狀元海詩座客無
不賛者嗟夫世之不究其實而但徇其名者豈獨一二人哉
賈誼之鵩鳥賦又見於鶡冠子夫誼感鵩鳥而作賦自言巳
志必非襲人之言明甚而世乃以爲誼録鶡冠子者世稱鶡

冠子爲戰國時人故也君子思不出其位論語所記曾子言也而易大傳亦有之易傳所以釋經但取有合卦義原不妨兼采前人之言若曾子則必不冒前人之言爲已言明甚然世乃以爲曾子之言本於易傳者漢儒稱易傳爲孔子所作故也魯語柳下惠之述祭法其文又見於戴記之祭法篇而以四代郊禘之制置諸篇首以其全文置諸篇末全文記祀有稷而無舜後文敘功有舜而無稷先後倒置首尾衝決其爲勦襲前人之言明甚然世反以爲國語之文采之此篇者

漢儒稱祭法爲周公所制故也中庸在下位一節明明采之孟子而僞家語誤以爲孔子答哀公問政之言至擇善固執止載之於問政篇中世遂以爲孟子采中庸中庸采家語也夫孟子述孔子言多矣皆冠以孔子曰何以此文獨冒之爲己言且此文本開後文誠明之說初與哀公無涉豈得入孔子口中而僞家語之淺弱亦非難辨然世乃云云者以中庸爲子思所作而誤以僞家語爲即漢儒所傳之眞家語故也至如僞尚書之爲山九仞不學墻面本之論語而世亦以爲

論語本之尚書僞孔傳之說多本之王肅而世亦以爲王肅私見孔傳諸如此類不可悉數豈非以其名哉甚矣徇名者多而究實者少也安得見世有眞能辨黑白之人而與之暢論古書也哉

周庾信爲枯樹賦稱殷仲文爲東陽太守其篇末云桓大司馬聞而歎曰云云仲文爲東陽時桓溫之死久矣然則是作賦者託古人以自暢其言固不計其年世之符否也謝惠連之賦雪也託之相如謝莊之賦月也託之曹植是知假託成

女乃詞人之常事然則卜居漁父亦必非屈原之所自作神女登徒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明矣但惠連莊信其世近其作者之名傳則人皆知之卜居神女之賦其世遠其作者之名不傳則遂以爲屈原宋玉之所爲耳推此而求則戰國以前帝王聖賢之事爲後人所託言者蓋不可勝道矣然當其初讀之者亦未必遂信爲實但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耳既而其傳日久矜奇愛博者多或徵引以備典故或組織以入詩賦而淺學之士習於耳目之所見聞遂以爲其事固然而編

古史者因采而輯之論古人者遂據之以爲其人之是非優劣而古人之寃遂終古不白矣近世有作鬼方記者云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使鬼谷先生守其地其寓言正與庾賦同若不幸傳之後世淺學者必以鬼谷先生爲殷時人不則以爲有兩鬼谷先生矣

世傳宋梁灝及第時年八十二且載其詩云天福二年來應試雍熙三載始成名又云觀榜更無朋輩在歸家惟有子孫迎又載其謝表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

公之二年然據宋人諸書所載灝及第之時年方壯盛不知何以有此說也葢天下原有一種好事之人專爲新奇可喜之說有因在疑似之間而附會之者亦有毫無影響而憑空捏爲此事者此乃常事不足爲異故萬章以孔子之主癰疽寺人爲問而孟子曰好事者爲之也近代之事猶致失實如此況三代以上世遠書軼而戰國橫議之士誣聖賢以自便其私其失實者寧可勝道哉惜乎孟子生於戰國之初所已辨者少所未辨者多也嗟乎孔子之主癰疽寺人孟子辨之

則人皆知其無公山佛肸之召孔子孟子未及辨之則人以爲二人果嘗召孔子也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安得世有讀孟子之書推孟子之意能以三隅反者而與之上下古今也

古人之書往往有後人所補續及竄入者史記武帝本紀等篇漢書古今人表等篇及後漢書諸志皆後人之所補列女傳東漢諸人皆後人之所續是也史記文中往往敘及元成

時事此則後人所竄入者也意所竄入尚不止此但無別本可校亦必不止史記如是但不見於傳記無從知耳惟經亦然孔子作春秋至獲麟而止而左氏春秋乃終於哀公之十六年而孟子七篇之外亦別有外篇四篇是也（孟子在十三經中）所幸傳春秋者五家尚存三家公羊穀梁所傳經文皆無獲麟後三年之事故得知其非孔門原本孟子則本存外篇之名而趙君去古未遠識足辨其真僞斷然删而去之故後人得不爲其所惑惟論語舊有三本諸家篇章亦各不同不幸遇

一張禹采其文而合之又不幸而禹位至三公當漢之末人皆趨富貴而薄品誼輕學問遂爭效其所爲以取爵祿於是諸家之本陸續皆亡無可校其眞僞公山佛肸兩事遂莫不信以爲實矣康成去古未遠諸本猶有存者乃亦沿時陋習不加校正已堪嘆惜朱子一代大儒乃亦不爲詳考而明辨之尤不可解也近世以來學者惟務舉業看講章讀墨卷自講章墨卷外諸書皆不寓目春秋孟子史漢原委亦都不復理會但知此兩章在論語中耳論語何人所傳何人所更定

是否漢初諸家之本茫然不知無怪乎其見此說而大駭而卻步而走也

余少年讀書見傳記之文多有可疑者經文中亦有不相類者然前人言及之者甚少心竊怪之間以語人人亦罕有覺其異者心益怪之夫古人之書眞僞高下昭然於耳目間曷爲讀之而皆若弗見也若弗聞也者近數年來年六十有餘矣始恍然悟其故然後知學問之無窮也南方夏晝短於北方冬晝長於北方此余十餘歲時觀時憲書而知之者壯年

數客於外與南方人酬酢往來及北人之嘗遊於南者往往
述其風土人情獨未嘗言及此皆如不知者然及余作吏閩
南親驗其實則夏晝較北果短冬晝較北果長與時憲書之
言脗合然北人在閩及閩人之嘗遊於北者仍未嘗言及此
亦如不知者然此何故哉夫時憲一書家家所有少識字者
皆能觀之而閩中冬夏晝之短長於北者四刻有餘何以皆
如不見而不聞也嗟夫此顯然者猶且如是況古書之眞僞
高下而猶望其能分別之甚矣余之少年不更事也莊子稱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將毋
所稟者厚則外物當其前而不覺與嗟夫嗟夫是何今日藐
姑射神人之多也

三代經制通考

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左傳昭公十七年

附論○顔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論語衛靈篇

按堯典仲春日中星鳥仲秋宵中星虛唐虞之世歷本建寅且其考驗之法最密禹承堯舜之後自無所用於更變故夏時亦建寅非有他也

世儒皆謂成湯代夏改建寅爲建丑武王克殷改建

丑為建子余按堯舜之世歷本建寅湯何為必改之而建丑武王又何為必改之而建子哉蓋虞夏以前三正並行於侯國閏餘節候之法互有遲速不能歸一相土上甲微以前歷本建丑公劉太王以前歷本建子民既安於舊歷是以湯與武王皆因之不改耳然則是湯未嘗改建丑為建寅非改建寅為建丑也武王未嘗改建子為建丑非改建丑為建子也湯與武王皆承先世之業而崛起一方者不得以禹為比

惜乎儒者不之察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孟子）

附論○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

按五十而貢卽禹貢之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也禹承堯舜之後故法皆因其舊與湯武承先世之業而崛起一方者不同故凡經傳所稱夏禮卽唐虞之禮此

外無所謂夏禮也而說經者務別求一夏禮以故多失其實今正之

世儒皆謂成湯代夏改貢爲助武王克商改助爲徹余按詩大雅公劉篇云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則是周之徹法始於公劉不始於武王也公劉當夏商之世而已用徹則是諸侯各自順其土宜初未嘗取王畿之法强天下使皆從之也民既相安於徹法矣是以文武皆因之而不改綱鑑乃於武王克商

之初書立徹法謬矣然則商之用助亦當如是相土上甲微以前本用助法故湯因之不改非取貢法而改之爲助也但其詩書多逸無可考耳且取五十畝而改爲七十畝取七十畝而改爲百畝勢必使民遷遷遞易閙閙之下皆騷然不得寧聖人豈肯爲是甚矣說經者之好自以爲知也此孝而公劉之篇尚存三代之制猶可考見不然聖人之事一任後人誣之不復能白於天下矣

附論○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篇

馬氏論語注云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朱子集註全采其說至今說論語者沿之余按君臣父子夫婦人道之大者也自生民之初而已然故易傳曰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不得以為夏禮而殷周因之也至

於五常云者考之經傳三代以上從未有此名目不過漢儒强而命之耳孔子多專言仁間有兼言知者若安仁利仁樂山樂水之類從未有與義禮並列者也而顏淵問仁章且以循禮爲仁之事孟子始多兼言仁義間有一二兼及於禮智者不忍人心無善兩章於四端之外復益以樂仁之實章與聖人者口之於味章有之矣然從未有與信並列爲五者也至漢好談術數欲以之配五行始有五常之說禹湯之世豈知有此而乃以爲殷因於夏周

因於殷也哉夏商之尚忠質周之尚文不過風會漸開人文漸盛時勢之所趨耳非湯不欲尚忠改而尚質武王不欲尚質改而尚文也至以三正分爲三統義亦牽强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是知虞夏以前三正已並行於天下非至湯然後建丑至武王然後建子也葢歷之初興必履端於始歲之始於南至猶月之始於朔也但冰堅水涸非發令布政之時而四時之節候亦不均故其後或改而建丑而

堯又改而建寅耳初非以天地人分之而命爲三統也且易忠而質而文雖無所損猶可以謂之益若易寅而丑而子於前代之建寅建丑初無所損亦無所益而乃以此當損益乎細玩語意所因與所損益當指一事而言所謂禮者亦當指設官建國制祿分田祭祀朝聘諸大政言之蓋前代之善政本不當改而時地之殊有不能悉仍其舊制者則量爲之增減以適時宜不得以所因別爲一事所損益又別爲一事

也但夏殷之禮皆亡而周制亦缺略不全後之人無從而詳考耳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余竊謂此即所因所損益之一端何者分田以賦民而不使有畸多畸少之患定制以取民而不肯重之輕之於堯舜之道此其所因者也爲五十爲七十爲百畝爲貢爲助爲徹田與制亦不盡同此其所損益者也他經制亦當類此但不見經傳無可考耳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

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若不過三綱五常文質三統不惟無待杞宋之徵而亦人人所知不必聖人始能言之矣漢儒說經不肯缺所不知類多如是不知後世何以遵之而不改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孟子

此三代學校之制與授時分田並重者然傳記罕及之幸有孟子此文故錄之以補其缺

夏人作誓而民始叛殷人作誥而民始疑

此無關於經制然亦世變之一端故錄之

附論。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篇

爾雅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南

氏綱目前編因之於唐虞書元載二載於夏則書元

歲二歲且於成湯即位之後書曰改歲曰祀以余考

之不然歲也者唐虞三代之通名積日則謂之月積月則謂之歲故虞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曰歲二月東巡狩洪範曰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曰歲月日時不易百穀用成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雖唐虞雖商周未有不稱爲歲者也載也祀也年也史官記事之文云爾更一歲則謂之一載非謂歲爲載也故虞書曰九載績用弗成曰朕在位七十載若云以閏月定四時成載載二月東巡

狩則支理不通矣其後商人建丑至子月冬至則當大亨於先王故更一歲則謂之一祀周人建子而重農至亥月則納稼滌場而農事咸畢故更一歲則謂之一年蓋年由禾得名故文從禾禾收一度是為一年豐則謂之有年凶則謂之無年是以史官記事則曰幾祀幾年若統四時十二月言之則皆曰歲不曰祀曰年也故詩云何以卒歲曰為改歲歲亦陽止歲事云暮傳云歲云秋矣孟子云歲十一月徒杠成商

周之世亦無有不稱歲者也然則夏世亦當如是統言則皆曰歲紀事則仍曰載蓋夏承虞虞承唐堯舜之政原無所用於更變非若夏殷末造王章漸廢而湯武崛起一方者可比觀於歲仍建寅則禹之率由舊章可知但夏書罕存於世爾雅者因臆度之而遂以歲歸之夏耳作前編者因爾雅有是言遂公然於禹啟之世書曰元歲二歲而謂湯改歲以爲祀則益誤矣大凡後人編次古事但可采經傳之原文有

不知則鈌之不可輕信雜說妄肆已見擅書之於文字一有不當則聖人之制淆亂不明而後人惑於先入之言將并其他文而誤之雖小事而不可小視也故今考而辨之

附錄○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論語八佾篇

按宰我之荅哀公問社孔子以旣往不咎深責之爲其使民戰栗之說之附會也朱子所謂啟時君殺伐

之心是也至於以松以栢以栗之言必有所本朱子
以爲樹其土之所宜者近是故附錄之於此
今世所傳禮記明堂位篇內稱虞夏商周四代車旂
尊勺牲鼓俎豆之屬具詳且備後人往往有信之者
余按此篇本不在戴記中乃後人所妄入者且周公
聖人也謹守臣節而篇中稱周公踐天子之位魯隱
公見弑於其弟閔公見弑於其臣而篇中稱魯君臣
未嘗相弑其於周於魯猶誣謬如是况虞夏商之事

烏在其可信乎其於大事猶致失實如此況車旂俎豆之細者而反能詳之乎故今概不之采

附刑法同異考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書堯典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書康誥

按刑所以弼教非以示威故論其事尤論其情眚災而不赦則人無所措其手足怙終而不殺則奸猾之人恃法之止於此而恣行無所忌聖人所以分别而宥之懲

之也堯舜以此立法而武王復以之誥康叔信乎先聖
後聖其揆一也後世不復論心而但據其跡以定罪於
是刑網日密眚災者不得赦而怙終者不必殺强暴得
以長其惡而賢哲或反罹於法至於里巷之閒橫逆之
人欺良懦夌孤寡爲一方之大害然按其罪皆不至於
死而他人之爲所困厄飢寒憂病以致隕其生者不可
以枚舉而且一人行之衆人效之鬭鬪由此日薄風俗
由此日壞況於官吏之弄權竊柄而上下其手者乎甚

矣聖人之制之寬猛各得其宜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書甘誓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書湯誓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孟子

按夏商之書皆有孥戮之文而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則云罪人不孥將夏商之法與周互異乎葢不孥者國之常法孥戮者乃一時權宜之制天下葢有罪孽深重

妻子皆預其謀亦有貪冒無厭妻子皆享其樂者此而
但誅其身使其妻子安然無事仍得享其餘澤不足以
服人心而懲將來故有孥戮之法至於戰陳尤非尋常
可比一人退走萬夫爲之奪氣所關甚鉅故以孥戮警
之使知進不必死而退且有不止於死者欲其致果毅
以勝敵耳且所謂孥戮者非殺之也但致之於罪耳觀
春秋傳稱夷之蒐賈季戮臾駢申之會越大夫戮焉其
後臾駢越大夫皆仍見於傳此可以知戮之非殺也

附録。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逸書

按爲政之道寛以濟猛猛以濟寛鄭太叔不忍猛而寛致有萑苻之盜今此乃文云爾者葢就一人言之有陷於縲絏而罪在疑似之間無可證其眞僞者殺之則恐其含寃赦之則恐其失出以二者較之則寧失不經而不可以殺不辜也

附録。乃有不吉不廸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書盤庚

觀書此文其法可謂嚴矣蓋姦宄之人乃閭閻之蠹縱

而不治則民不安其生故必絕其根株懲姦民正所以

衞良民也此與怙終賊刑之義同故附錄之於此

附錄○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

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左傳昭公六年

按此文謂三辟之興皆在叔世然則禹湯文武之世皆

無刑章乎恐未必然也竊意三代建國之初立法皆疎

行法者臨事制宜酌其情理而權衡之故不至有過不

及之弊所謂眚災怙終者也其後刑章日密作爲一定之法不能無輕重之失宜是以叔向譏之但古書缺軼不可詳考姑附識其說於此

附錄○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公羊傳

按此文與眚災怙終之義無涉然本情理而分別之與舜武王之意正同而唐余長安父叔皆爲方全所殺年十七乃復讎然大理竟論死衢州刺史元錫爭之而裴

埴李鄘孰不從無怪乎唐治之日衰而四方之不靖也

考古續說卷之一終